



齋峯類藁卷十六

祭文

祭李母杜孺人文

惟夫人之賢碩兮作君子之好逑既婉孌而靚壹
兮亦孝恭而慈柔雖位處其既顯兮尚勤約以好
修故內政之端密兮張中胥之弘休相夫天於筮
宦兮捧白簡於螭頭紛春華其競逐兮獨逸氣之
橫秋歷廷平與臺憲兮綴八座於宸旒顧戎刑之
重寄兮日在公以周謀爰委蛇而退食兮罔內顧
之纖憂矧教成於英物兮恒丸膽而減油聿省卽



之俯拾兮發犴獄之奸偷念德音之在耳兮體好
生於蔽囚嗟一門之光采兮鬱橋梓之陰稠服馳
命於帔翟兮鏘充耳之琳球每兩宮之入覲兮荷
寵賚之綢繆望加恩之伊邇兮宜戩穀而優游胡
天道之不憖兮溘一疾而莫瘳寶婺寒而慘淡兮
諼草萎而春愁風淒淒其未已兮雲漠漠而常浮
杳仙鄉之何所兮驟鸞鳳而馭虬聲哀號於薤露
兮風落莫於關鳩覩緋輿之就祖兮薦俎豆以芳
羞敬陳詞而酌酒兮渺飛旒之颺悠

祭于母太孺人孫氏文

烏虜遽被壺闈兮懿德懋只於何考聞兮曰惟厥
子淑哉孺人兮女流矜視爲嬗爲母兮賢聲日侈
上下順適兮戚疏罔訾篤生鳳雛兮紅雲戾止大
行專對兮繡斧直指休聞章章兮人曰有以北堂
維諼兮南山維梓根深枝茂兮此固其理 帝曰
汝嘉兮惟母之美紫誥馳恩兮迴鸞在紙華髮高
堂兮安享滃漚方期遐齡兮鮎背兒齒胡而一疾
兮溘然不起匍匐歸來兮悲哉陟屺密線在衣兮
空閭誰倚杯圈塵暗兮宰木風駛終天痛深兮蓬
山渤水生芻寓奠兮侑此蒿里萬古千秋兮豐碑

有誄

祭于母太宜人張氏文

於乎宜人體異葆貞工閒容靚來匹君子如賓斯
敬顧卑尊其胥宜允位內之克正冠翟帔霞兩承
寵命爰訓就於賢郎步青雲其如競粉署踵芳薇
垣嗣柄矧夫樓萼相輝砌蘭迭映固其大門有日
益衍駟車之慶而實由於母氏之賢諒無讓乎陶
孟方期華髮高堂安此祿養云胡一疾弗瘳九原
長往女流失其所師內則寥乎奚仰予辱葭莩之
誼升堂之拜既未得展於生前計首條至徒爲之
愧恨而悵惘已考行而銘諸玄石特素車而會於
境上奠此生芻髮鬚靈爽

祭滕母太安人王氏文

嗚呼太安人之生也幽閒貞靜言德工容其處也
席槐堂之餘蔭躡班氏之芳縱夙間內則尤善女
紅隱然閨閣之內固已得夫親愛之所鍾及其歸
也姑嫜宜其孝敬廟祀諧其寅恭克相夫子爲儒
之宗既警戒而箴切亦婉婉而聽從顧厥賢名之
著實維陰贊之功天胡弗吊早奪我公栢舟載詠
足激頽風及其老也目擊斑斕之戲坐娛甘旨之

供肆鳳雛之騰翥羽儀日近乎重瞳煌煌五色之
書白頭特領乎

恩封間居賦就孝養方隆奄一疾而弗起嗟泉路
之永終諼草萎兮霜白慈烏怨兮長空渺陰雲其
慘淡倏落月之冥濛噫嘻闔懿不可作矣而遺榮
委祉所以施及胤緒者將益迓於無窮古城之陰
窅然一宮寶劍終合紫氣從龍刻銘載敕有碑斯
豐敬陳菲奠寄我哀悰

祭廉憲張公文

惟公之生也性純而識正德厚而量宏登甲第任

大行擢豸史柱明廷往按淮浙宿弊以清及其一
麾而出守也兩畿三郡吏畏民懷彷彿古良二千
石之能復遷都運載陟大衆遂以資望晉位憲長
所至有冰檠之聲迨夫告老而歸也謝囂養靜濯
泉漱石十數年餘坐閱升平一旦嬰疾而逝士林
爲之悼驚於乎三品崇階八袞脩齡有子有孫不
負平生若公者亦可以瞑目於泉扃矣愚忝嫻友
之末於公之葬也不能躬往執紼以盡永訣之情
遙陳菲奠有涕如零庶其來格惟公之靈

祭畢母羅太夫人文

惟靈蚤毓名門長歸望族柔仁靜專端懿莊淑正
位乎內上下咸宜溫恭朝夕婦道是持逮事舅姑
尤嚴宗祀歲舉蒸嘗日供甘旨克相夫子甲科奮
庸雄才直氣位陟司空謝事林泉白髮輝映所天
朝露獨勤閭政訓誨諸郎森立有成偉哉冢器茂
繼家聲累秩中丞荐躋樞要 龍章載頒於前有
耀 恩許侍養足慰母心晚境康寧耄壽已臨胡
爲微恙遽爾弗作 諭祭塋葬卹典優渥嗟惟夫
人生榮死哀亦惟令德厥基以培忝與賢嗣姻契
夙厚夫人之孫予子之婦今皆已矣言之愴然茲
聞發引弔弗能前遙望靈輿特陳薄奠嗟惟夫人
復何遺憾

少師李文正公禫祭文

惟公之生也爲世山斗爲國著龜功存社稷名動
華夷捐館之日天下之士咸聞而悲之歲序流邁
倏已再易寒暑于茲矣人猶仰之而不置信之而
無疑蓋好德之心出於同然者乃民之秉彝而此
理之在天下久而不泯者亦有可得而推維茲令
月實屆禫期公之神主祔于先祠昭穆位秩得禮
之宜緬懷曩昔德音道範得於瞻依者邈焉莫之

能追敬薦區區明水辦香拜于祠下庸識千古之
哀思惟公之神遨遊碧落與元化而長存者庶幾
其有知也

祭劉母太夫人鄧氏文

於乎閩中之陳昆季奮庸燕國有訓惟孝惟忠眉
山之蘇竒才無雙親授以書成國之功彼美二母
爲蜀女宗鄧爲令族慶鍾淑女來嬪于劉芳稱曰
侈女貞維傳婦德維史妻道在夫母儀在子於維
夫人克媿前美生有諸賢蚤成厥名秩宗傑出藩
祭競清復有諸孫蘭桂之英郎曹雙璧裊然有聲

於乎夫人沒與生同宗伯碩望 簡在宸衷曰茲
舊學卹典宜隆祭遣使臣葬令有司仍俾乘傳以
慰孝思於乎夫人奚憾之遺某等幸與宗伯同服
官寮登堂無自執紼孔遙哀誠莫既式陳醴牢瞻
望如在穆穆焄蒿

祭少宰毛公夫人徐氏文

於維宜人處爲令女歸爲孝婦夫爲良助子爲慈
母徐宗奕奕禮教夙聞母誓兩髦鞠育孔艱及笄
而字展矣閨秀既惠且貞夫豈凡偶歸我少宰允
宜家室不約而愠不抑而戚姑曰汝諧是善事我

爾姊爾姒各從厥所澗蘋之薦宜人是職江鯉之
勞宜人服少宰曰賢予方子賴善爲子迪過爲
子改既貴既華亦造于家締繒昧且無或燕奢教
子若孫力善是勗蹈履循循信哉式穀下至臧獲
旁及族黨恩禮克周是欽是仰才踰中歲修爾云
亡胡壽之嗇而名則長嗟我同朝實聞懿德凡百
有家視此內則靈輻既駕旨酒在筵搖搖丹旒逝
彼江干

祭南京工部尚書畢公文

山川淑氣積久而發其在於人曰惟豪傑於乎畢
公天豈徒生泰峯之秀溟渤之精百餘年來哲人
嗣起或佑時艱或裨國理於乎畢公乃其一人自
所負挾世莫與倫遇事敢爲其氣岳岳不以人言
而有前却心所獨得人未及知事久論定吾心匪
欺三至投杼謗訕或有人言則然公也何咎譬諸
皎日陰翳乘之旋復開霽何損於輝於乎畢公超
乘獨步遠迹沛然馳役遠路敷歷中外善政紛紜
最公之大以覺後昆轉運兩淮國計所倚權焰薰
天欲獵歸已世無子駿誰仰福星公於是時山立
無傾握憲西陲羗虜孔棘主師閉關束手無術世

無克國誰殪先零公於是時萬里長城冬卿之遷
帶玉之賜簡在

帝心用旌勞勩無何得告獲返山丘清風綠野晚
歲優游教成喆嗣箕裘克紹橋梓餘情江湖廊廟
明時起廢尚擬見之公則不待遽爾騎箕采彼澗
毛薦彼溪水酌公哭公情其曷已

祭石崖郭大參文

嗚呼石崖其賦質也閎偉其秉性也英明才華卓
犖識慮淵泓早策名於天府旋出宰乎專城繼徵
召于烏臺凜憲度之惟貞既而中遭坎止荐被晉

榮擢藩臬於西蜀大憇賴之以底平利器盤錯所
至有聲忽急流而勇退望林壑以纓情嗚呼石崖
於予義同骨肉昔我先公蚤識坦腹稽其樹立誠
然潤玉當其壯而仕也寄萍蹤於南北每邂逅而
無因迨夫晚而歸也瞻桑梓以萃止聚首修焉其
數春方與之振衣乎千仞之上徜徉乎浩瀚之濱
忘形啓會結社維新開襟以樂乎素志探玄以養
乎天真而乃遂欲飄然物外跨紫鶴而引青鸞夫
何一夕微恙遽爾蓋棺豈真世之所謂委蛻羽化
者渺長夜之漫漫孰與嘯傲人寰鎮長春而閱歲

寒耶噫嘻過君之門不聞笑言升君之堂不挹容
儀慨晨星之落落傷宿草之離離嗟人生之不再
惜往日之難追使人云胡而不悲也然君翱翔衢
路位躋三品厥名章矣優游泉園年逾六袞厥壽
臧矣桂蔚蘭芬伯已登第漸造顯融厥後昌矣是
其盛美令譽之垂于世者不隨死而俱亡此又人
之莫可量也與嗚呼石崖君志我乎君行我知誌
墓之作匪予其誰吾甥丐我我奚可辭尤慨夫往
歲君之初度也賓朋托予言以致壽祝予諾之而
未爲孰知夫所云壽祝者乃今以爲誄詞耶茲當

執紼未訣交期東郊之原窀穸在茲亦君之所自
卜於先塋之右者而襄事有賢嗣焉又奚憾之遺
聊陳祖奠有淚零如神爽不昧其鑒我之私耶

祭費母余安人文

嗚呼女正位乎其內兮孰德聞之可傳惟載觀於
厥子兮斯壺懿其依然粵大儒之克就兮實啓教
於三遷遯荻畫之慈訓兮於六一乎知焉肆安人
之慧淑兮蚤于歸於所天綜內政其慎密兮性勤
約而靜專杜私蓄以率族兮至指費於奩田宗黨
翁其稱睦兮綽女則之能全爰教成於英物兮奮

龍頭於妙年簪彩筆於東觀兮參宮秩而班聯荷
恩光於紫誥兮耀翟帔之褊褊借板輿其未試兮
顧滄瀨之已前瞻殊封其未遠兮方戩穀於華顛
奄一疾而溘逝兮乘白雲而上仙諼草萎其改色
兮寶婺慘而空懸悵總帷之蕭瑟兮撫遺澤於杯
圈天道遠而莫叩兮胡仁哲之不延聞音書之告
訃兮相涕泗之漪漣信賢稱之不朽兮銘玄石而
深鑄苟靈爽其有知兮尚含笑於重泉庸緘詞於
千里兮寄菲敬於几筵

祭東岡李公文

惟靈純明端確維性之良充厚凝峻維氣之昌文
藻煥發德宇軒昂自弱冠之年青雲連步已占器
度之非常既而主政刑曹轉司儀部遂遷兵署之
郎所至操履慎恪克舉厥職隱然負公輔之望夫
何直道忤時暫爾刺郡於晉陽未幾持憲陝右督
理學正而譽髦頌於一方嗣是正位臬長方伯激
揚旬宣徧歷湖湘庶幾乎少遂經營救濟之志而
勤勞艱阻之備嘗 帝曰汝嘉厥惟賢哉宜置之
巖廊爰晉中丞往蒞甘肅威聲振乎邊疆西夷之
烽燧以息關中之黎庶以康尋以權奸之私忿橫

被中傷 聖明御極召用舊臣於是畿輔之地王
命是將惟夫兩膺撫綏重任所謂長城北鑰非公
其孰能當公蓋寵辱不驚夷險一節殆若精金益
煉而益剛 帝曰汝嘉敷歷既久才猷益長擢貳
本兵允藉匡襄憶昔先公常居是任清忠大節在
人未忘而公繼踵芳躅燁然橋梓之重光於是感
奮知遇罄竭股肱之力而休聞之彌彰 帝心簡
在若將柄用公乃以微恙而遂乞歸於故鄉及其
歸也優游田里雙桂秀茂蘭芽嗣香伯也德器屬
予東坦承家赫赫展矣乎克紹先世之芳觀公福

履咸備方期偕老于一堂胡爲宿疾久嬰竟爾弗
作而士林咸歎其云亡於乎自古有死皆歸於冥
茫惟賢人之用世也英風偉績所以垂竹帛而銘
鼎彝者雖愈久而愈輝煌也晚遭無妄信亦莫之
能爲一皆付之於彼蒼於乎停雲兮北海宿草兮
東岡空春色之離離渺逝波之湯湯慨想平生笑
語邈不可追寧不爲之痛激乎衷腸茲陳薄奠聊
致椒漿惟英爽之不昧聿來格而洋洋

于氏子哀辭

烏虜萬有之生孰匪天耶修短豐嗇孰使然耶哉

者何爲而亦促傾者何爲而亦延耶胡畀子以清
淑將囿於才且賢耽經籍其如飴聿警穎之無前
乃一旦倏爾朝露而不得其年耶豈子也厭世溷
濁乘白雲而上仙耶將子也記樓之長吉而修文
之商淵耶抑天道無知而人事之或偏耶死者不
可作已誰能叩真宰而詰此理之玄耶我心匪石
怒焉孔悲泪河東注愛日西馳若不鞠育者之戚
其寧有涯也耶

亡女蕙英哀辭

烏乎亡女汝在室二十年爲劉氏之婦僅十有六

月而汝卽棄世天胡不仁而使汝天父母胡不仁
而致汝夭汝之歿汝舅汝姑汝父汝母汝夫汝弟
皆視焉汝棺汝衾汝食汝飲華好芳潔汝其安之
汝之柩權厝於南泉寺之淨舍汝家俟便昇以東
還葬汝劉氏之墓側汝其安之汝所生之子才四
月乳字之托汝父汝母其任之汝之不亡庶幾在
此汝雖已矣而淑慧之性婉婉之容無時不在汝
父汝母之心目間料汝之在地下其懷汝父汝母
亦猶是耳夫生寄也死歸也此亦晝夜之常理人
所不免汝雖早逝尚何憾焉但汝父汝母之悲痛

其何時而已乎其何時而已乎汝歿之七日汝父
汝母以香燭品物致祭于汝汝父又泣淚爲文以
侑之幽明異路從茲永訣嗚呼哀哉

祭滕東臯文

於乎公之生也性識淵宏才猷茂蔚發跡乎賢科
列御乎民署理漕儲而經畫有方司出納而豪強
罔與聲動銓曹聿遷郡牧維義維仁漸摩涵育橫
大江之以南良二千石之首錄遂爾晉秩湖湘之
地戎靖憲揚澄清是志俄萋裴之潛萌賦歸兮其
孔亟及夫謝政而家居也日事田園維桑維梓紛

花竹之盈軒盍朋簪而倒觥兕對雲山之悠悠樂
天真而未已胡爲乎兩楹入夢一疾弗瘳覩晨星
之落落慨賢哲之弗留喬木摧兮風駛泉聲咽兮
停流撫琴床兮月冷寶劒化兮龍虬此所以重起
故人之嘆欲叩玄宰而未由也雖然大化流行往
來消息物理固其有常又何於薤露乎悽惻矧夫
冢器克紹書香世傳名之不朽豐碑載鐫公神有
知庶其鑒焉爰陳菲奠一哭靈筵尚饗

龍峯類藁卷十六

龍峯類藁卷十七

雜著

恭題

宣廟御製翰林院箴後

臣莊誦翰林院箴凡百二十八言乃我

宣宗章皇帝龍飛七年六月御製也

宸翰奎章昭回日月真可以垂訓萬世者也然嘗
觀孟軻氏云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夫
齊宣如何人也而孟軻氏拳拳以堯舜之道告之
况逢堯舜之聖在上爲軻之徒者舍堯舜之道
將奚以陳乎此固聖謨責望之深意也傳說曰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敬有望於今日之二三儒臣
臣薰沐拜稽謹題于後

進學齋銘

余自齟齬時讀聖賢書竊有志於進而茫然未之
有得今幸廁賢科進學詞苑夙夜警飭惟無所以
見諸用以仰荅 朝廷儲養之恩是懼用是名其
所居之室曰進學齋期以探賸鈎玄崇德修業以
古賢哲自勵焉庶幾其有所得與因系之以銘曰
天生斯民有物有則厥賦惟均是曰懿德性善一
原覺有後先充之惟何曰惟學焉人與物交良心

易喪旦晝既枯雞犬乃放匪問與學討論詩書曷
由明善以復厥初顏何人斯未見其止曾何人斯
傳習於已景行萬世實獲我心我其鑒只進學是
箴寬居仁行明辯審問與天爲徒用發厥憤參前
倚衡蚤暮見之賓欲主理心爲嚴師人十已千人
一已百道充爲富孰計後獲有幽其室有赫其靈
務去臆說獨究遺經勉勉循循厚積薄發如簣斯
覆如井斯掘庶乎天賦去妄歸真洞然萬物畢備
吾身經綸在心運用由我爲德爲民無施不可曰
此奚致學問之功我銘斯齋允其厥終

留侯武侯儒者氣象論

論人物於三代之下當於其出處之大致求之夫
儒道與天地並是名可苟得哉當世衰道微邪說
橫熾之秋往往昧夫出處之正者多矣於是時起
而明春秋復讐討賊之義凜乎其莫之奪俾大綱
以植大節以伸此其義根於心著於用建諸天地
而不可泯者也視世之一切功利之私曾不足以
芥蒂於中非豪傑之士而能若是乎善乎伊川於
留侯武侯皆許以有儒者氣象而南軒晦菴亦云
豈無見哉夫子房孔明二子者生於秦漢之時果

有儒者之氣象否邪彼秦漢之儒者吾知之矣焚
坑甫熄而溺冠嫚罵貽厥匪臧自爾視儒爲俗循
及黨錮之難作而儒道不絕如綫其間雖有表章
聘召之舉與夫講異石渠袒割辟雍其上之所以
崇重之意亦稍踈矣一時儒者自正誼明道治安
數論之外率以佔畢訓詁爲事至於起朝儀取相
印號明經者類多謀利飾詐釣儒之名而已况其
他乎中興以後名節之士雖能拔然自立於陵遲
委靡之餘視向之儒猶爲有媿下逮末季無足論
者子房孔明傑出乎其間而目之曰儒果何修何

爲而得此邪吾嘗求其說矣自三代衰五伯起功
利之說盈天下孰知名義爲何物哉子房當秦之
末起從高帝汲汲以爲韓報仇爲義始焉持寶啗
秦將之計行而秦以滅繼焉養虎自遺患之謀用
而羽以亡嗚呼是心也金石可貫也孔明當漢之
季起佐昭烈拳拳以復漢討賊爲義其曰漢賊不
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
斯言也天地實臨之夫二子者之出處大致明白
如是正大如是雖不謂之儒吾不信也故以子房
而觀博浪徂繫以言乎其勇圯橋進履以言乎其

量運籌帷幄經國之畧也因事納忠自牖之幾也
爲帝者師是其遇也謝病辟穀是其退也此皆宛
然儒者之家法也曾以功名富貴而易其心乎以
孔明而觀高臥隆中所以養其望抱膝長吟所以
樂其道草廬三顧難進之義也出師二表委質之
忠也受遺托孤大節以立開誠布公初志以行此
皆宛然儒者之軀段也曾以成敗利鈍而貳其心
乎噫頽波橫流之餘而砥柱屹立乎其中豈非所
謂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邪三代而下論人物
者必以子房孔明爲稱首詎不信然彼區區秦漢

之儒者何敢以望下風哉或者曰子房用智之過如躡足之類微近於譎孔明勸昭烈取荆益非王者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奚取於儒爲嗟乎時與事之異者變也其不變者道之大分也大分明而其變可得而推二子之心於義利之大分見之灼矣若其道之未盡則事與時之變者耳庸何害其爲心哉明于義而不囿於時達其志而不詭於道此二子之所以爲二子也與抑又有說焉子房之欲從赤松子遊其學蓋出於黃老孔明之授後主管子六韜書其學蓋出於申韓

試教職策問

而於聖賢大學之道槩乎其未有聞也使其聞道則真儒矣固不但有儒者之氣象而已惜乎道之未聞也然則有不同乎曰子房雜伯者也孔明庶幾王道者也尚友者知所處矣

問儒者以天地間事爲分內事而究之於心亦多端矣然憂民之憂乃其大且急者比聞四方水旱日告至厯宸慮在位咸加軫念弭拯之策尚在講求周官荒政十二先王之良法具在亦可舉而行之與後世之常平義倉亦策之得者果有古人

之遺意否與之數者條目沿革之詳先後緩急之
序有可得而備言與其所以足民裕國之道抑別
有其要與然庶徵之應本乎五事是不可徒諉諸
氣數爲也諸生業儒者蓋嘗有意於此矣試爲言
之

問天下之治繫於風俗大矣風俗有淳漓而治之
隆替隨之三代之時說者以爲各有所尚果何見
與自時厥後俗高漸殊漢儒四維之論唐相五術
之陳宋儒尊賢待賓吏師諸法凡以爲風俗計也
不知其說皆嘗舉而行之否與當治亂安危之迹

亦可得而考見與今承平日久經制具存而奸僞
奢靡之風尚亦有之茲欲採偏補弊變漓爲淳庶
幾古昔之盛何爲而可其轉移感動之機必有在
矣諸生行將有風化之責者是不可以不講也

歸省謁先塋文

曰絜我宗祧妥靈茲土歲時霜露瞻掃惟處邇者
玄孫紀叨仕于 朝恭承 馳命褒及所生適以
省例東歸雖慶感之情異趣而流根之義難忘式
克今休胥惟餘慶所致永追潛懿報効宜伸敢以
潔牢虔羞展謁瑩次仰祈休廕啓祐後人延于無

疆謹告

焚黃告先考文

茲者不肖紀祇承先訓竊位于 朝荷蒙
天子推恩故我府君生前晉封大夫之秩亦已踰
年而府君謝世乃去歲九月頒給誥函適不肖紀
守制東歸及今春中始獲恭奉命書以告于墓下
璽封雙檢贊詞褒異視昔有加是皆我府君厚德
無窮之報也追惟音容益深哀慕謹以牢醴祇薦
于靈尚祈慈蔭祐我後人延于永世

致仕告墓文

日月流邁霜露迭更叨仕于
朝歲踰三紀謬膺穹秩濫被寵榮近荷
皇恩歸休梓里幸全名節無愧始終揆厥慶源實
有所自敷遺之澤百世不忘瞻掃封塋曷勝感愴
敬陳牲醴載製冠裳追遠微誠恭伸奠獻謹告

題歸田襟識

予謝事家居忽一紀千今園林晝永世累一不以
縈懷檢書之暇每憶疇昔之所遭際列為
四朝恩遇圖一冊近郭小莊有田數百畝亭臺花
木幽靜可愛因名其軒曰尋樂岑寂之久可與晤

語者乃約里中二三故老倣香山洛社故事立志形會間一行之圖有引軒有記會有約釐爲上下卷總名之曰歸田襍識或問予曰吾叟之歸田襍識無乃慕歐陽子之歸田錄而作之乎予曰不然歐陽子之錄未歸田時而作者也予之識乃歸田後而作者也錄者其在朝之事而識則兼及其在野之事也歐陽子直躬慕古行道濟時立朝之日欲歸田而未得名之於錄著其志也顧予衰簿無似蒙

恩賜歸身際明時坐享承平之樂安能已於情乎而此特以識夫田野之幽况耳其亦江海魏闕之思也哉其亦流行坎止之道也哉其亦樂天知命之常也哉若曰慕六一之高風則吾豈敢觀者以爲何如

聯句私抄引

聯句私抄凡四卷昔在翰林與僚友及諸司善鳴者會晤遊賞多形之聯句得二卷後爲部佐與同年數公相處因事感懷復得一卷其未卷則在內閣與諸老同作者閣中前輩多以詩爲禁倡和絕少而聯句則昉於今日也總七言律二百二十

五排律二五言古詩一首歸田後閒葺雜稿錄爲一帙并題諸公名氏於前屈指舊遊三十二人四五十年間其存而無恙者僅六七人而已嗚呼不亦有感也夫顧惟諸公之在當時皆卓然朝著之英俊公務之暇相與有作特出于一時偶然之興信口而成者而予以謏劣亦與其列益聞所未聞焉受益多矣故於諸作因得而私抄之昔人謂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予觀漢栢梁臺成人詠一句意者聯句其始於此乎然韓孟之句意氣相入多至百五十韻而宏壯辯博前無古人矣後有作

者或亦莫能過焉第兩雄力鈞未免涉於辭章相勝而實用之爲歉東野詩人耳昌黎因文見道有闢邪復古之功後代仰之近時西涯方石聯句有錄二公之道義相與名重於時其所論著亦盛矣哉今諸公者蚤以文行著文尚追前賢之美固無難者矣若不肖蕪陋之辭方以溷珠于卷中是愧而得附驥以騰于遠道又竊以自幸焉遂爲之引

忘形會約

夫天道有四時而成功者退乃自然之序也人稟氣于天由壯而彊而艾而耆至而老則致其事所

以順天之道也况夫一張一弛先聖王之所以因人情而爲之制者豈非欲以保合太和以迓續時雍之化者哉顧惟樗朽幸與同鄉致政諸老皆以賢科發跡致位中外亦既少効勞勤仰荷

聖明賜歸田里幸遭際熙洽昇平之運似非偶然且年皆耆艾以上亦有踰七望八者矣其所以悼往日惜餘生誠不能不以之興懷也古人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此殆其時邪昔唐九老會肇於香山居士而至道九老睢陽五老與洛社耆英十三人皆宋之名賢居於西京者及我

朝壽俊會又皆留守南都服在大僚多至元愷之數前輩高風邈乎不可尚已然香山諸會序齒睢陽序爵而壽俊則齒爵兼序如會典所載致仕居鄉之禮要之皆有道與義存焉今日之會雖不敢彷彿古人之盛然準今酌古亦惟以道義爲主戚友雅集期於怡情適興以罄一日之歡而已庶幾乎得張弛之宜而於歲序代謝之道爲不悖矣昔人四美之說而賞心其尤切者乎初不拘拘於其跡也因名之曰忘形會爰倣溫國真率之意定爲條約列于左方

改建祠堂告文

茲以祠堂規制偪狹無以奉妥尊靈欲於巽方別
爲修建今請神主暫安於迎碧樓以俟新祠完日
敬爲卜遷謹此告知伏惟鑒佑

家廟成告后土文

邇以先祠逼隘弗稱特以秋仲祇告明神改建家
廟今工旣竣堂宇靚幽獲展孝思皆賴神庇敬陳
牲醴少竭謝忱尚祈陰靈佑我祖考永奠茲土福
及後人

跋台垣遺墨卷

予處寬閒之野構軒曰靜得所貯惟古今圖籍及
舊游手扎數事一日偶閱篋笥得一卷乃少師石
齋楊公刪改孟義一篇及夢中作詩一絕筆跡宛
然如新其孟義則點竄殆盡文從時格有理致詩
思奇而古予讀數過置而嘆曰石齋公一代偉人
也不可作矣公時當鈞軸樞務旁午而餘興及此
計公十三領鄉書去舉子業甚久而猶精鑿有味
若此蓋從容於槩彘之中者可爲後學矜式也詩
出夢寐頃刻而成非平日涵積之盛而有此發見
邪然詳其句意其殆晚年無妄之識否與昔人云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矧予生同時而出處同道者乎公忠勤大節見諸持危更化之際者人皆仰之文事特其餘事耳此卷孟義本蜀中梁氏本茂子某所作梁舉進士嘗叅東藩得公之筆極軫重之潢而爲軸請予一言詎今幾二十年始抱歉跋數語寄其家以償夙諾因題曰台垣遺墨云

中吳憶蘭處士像贊

儼乎其容英乎其氣夙耽古籍不懈以替鄉校游歌維文蔚蔚與其友處曰蘭斯契維養旣淵維抱旣邃胡嗇於年而弗一試彼鳳則藏厥羽瑞世吾志未施茲焉其繼吳山迢迢江流瀟瀟邈不可追風木之思

龍峯類藁卷十七



